

じかん

時

間

一位有良知的

日本作家笔下的

南京大屠杀

〔日〕堀田善卫 著

秦刚 译

时间

じかん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 堀田善卫 著

秦刚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8942

JIKAN

by Yoshie Hotta

© 1955, 2015 by Yuriko Matsuo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1955,

Original published 2015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8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日)堀田善卫著;秦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3602-5

I. ①时… II. ①堀…②秦…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163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2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02-5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堀田善卫之女致中国读者

この度、亡き父堀田善衛の著作『時間』を、秦剛先生の翻訳により、中国にて出版さ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小説『時間』は、1955年に新潮社より刊行、その後絶版となり、2015年に岩波書店現代文庫として復刊されました。

長い歳月を経て、中国にて翻訳・出版されることは、亡き父にとって望外の喜びでしょう。

娘の私にとりまして、とても大きな喜びとなりました。

私は、今まで中国を訪問する機会がなく、青春時代を中国で過ごした父母の、心の故郷ともいえる中国には、ぜひ一度訪れたいと願っております。

中国での『時間』出版に携わってくださった皆様に深く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とともに、今後、中国と日本の文学の交流、歴史への対話が、なお一層盛んになりますよう、心より願っ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中国の多くの読者の方々に『時間』を読んでもういただけましたら、幸いです。

堀田百合子

我父亲的著作《时间》通过秦刚先生的翻译，不久即将在中国出版。

小说《时间》于一九五五年曾由新潮社刊行，之后绝版。二〇一五年选入岩波书店现代文库，复刊出版。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本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对故去的父亲来说也必定是一份意外的惊喜。

作为他的女儿，我也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至今一直没有机会访问中国，中国是我的父母度过了青春时代的心灵故乡，我希望一定要去拜访一次。

对在中国协助出版《时间》的所有人士致以深深的谢意，并从心底祈盼中国和日本的文学交流与历史对话更为兴盛。

而且，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国读者来阅读《时间》，我将感到万分欣幸。

堀田百合子

译者序：用“鼎的话语”刻写时间

日本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于一九五四年底创作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叙事，以南京屠城的蒙难者陈英谛的第一人称日记体展开。在一九三八年“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日记的开篇处，“我”发现日军情报官桐野对七年前的柳条湖铁路爆炸事件实为日军自导自演的事实竟一无所知，于是错愕不已，由此发出了这样的受难者视角的感慨：

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

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

上世纪末以来中日政府及民间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上日趋拉大的差距,确凿印证了这段感言的预见性。同时,在这段历史面临记忆危机的严峻现实的反衬之下,如此坚定地守护历史真实的受难者的声音,实则出自一个日本作家六十多年前的文学书写,其远见和勇气就愈加显得可敬可贵。

作为一名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在人生经历与创作题材方面,都与中国有过深度的接触和交集。二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堀田善卫曾赴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任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战败。同年底,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曾一起游览南京。这次南京之行,成为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

回国后,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并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叙事背景的《广场的孤独》等作品,于一九五二年初获芥川文学奖。这一

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日本正式恢复了国家主权。

长篇小说《时间》的写作，起笔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不久，全篇在约一年的时间里写作完成。构成全篇的六个章节，曾以“时间”“诗篇”“山川草木”“受难乐章”“存在与行为”“回归”为标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一月间，分别刊载于《世界》《文学界》《改造》等三种不同的综合期刊。一九五五年四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时间》，这一年正值日本战败的十周年。

前后一年零九个月的在华经历，使堀田善卫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写作特质。他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借助来自于外部的他者化视角，反观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加害，自省日本的战争责任。《时间》就是这种创作意识非常突出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之际，虽然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都曾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但那场劫难的受害者的声音却被压抑和屏蔽于公共传媒与公众话语的背后，更没有传达到海外。堀田善卫很早就意识到该事件作为侵略战争中最为血腥和残暴的一幕，必将成为战后重建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与核心性的问题。因此，他

在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和查阅了各类文献,构思了这部告发日本战争罪恶、传达大屠杀受难者声音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堀田善卫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是依据其中的举证事实写作的。主人公蒙难经历的部分细节,就依据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法庭证词。堀田善卫还特意让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各自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还原出了历史现场特有的真实感。

为了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事件展开可信的叙述,小说选取了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作者设定了从年龄(三十七岁)到人生阅历、知识程度都和自己大体相仿的陈英谛作为叙述者,他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小说通篇由他在屠城前后跨度约十个月间的日记构成。

身为侵略战争发动方的日本作家,却选择了被害方

的中国人视点,叙述蒙难者的心灵创伤,见证加害者的暴虐无道,这是小说《时间》作为一部日本战争文学作品的最为独特之处。这种视角的对调,若非有正视历史的良知和自我批判的勇气,以及对于他者的想象力,便难以为之。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努力克服自我局限,超越个人的身份与视野,穿越时空去换位思考。

小说主人公陈英谛,是在民国海军部任职的一名文职官员,在司法部任职的哥哥携家眷随政府部门迁往汉口,陈英谛和临盆待产的妻子莫愁及五岁的儿子英武一起,留在了已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并接受了为政府部门收集情报的任务。陈英谛一家和南京陷落前从苏州逃难而来的表妹杨妙音,共同亲历亲见了日军入城后的百般屈辱与危难。在辗转进入金陵大学难民区避难后,陈英谛被日军认作军人,强行拉到西大门外集体处决,全家人就此离散。怀有身孕的莫愁与腹中胎儿,以及沦为街头乞儿的英武,都惨死于日军的暴虐,陈英谛在集体屠杀中侥幸逃生,在逃亡路上被日军征用为挑夫。数月后,陈英谛终于逃回城内,发现自家楼房被日军情报官桐野占用。陈英谛以充当桐野的伙夫为掩护,利用外出机会与地下情报员联络,夜间秘密发电向重庆传递情报。陈英谛的伯父却充任伪职,与日军勾结贩卖鸦片,

坑害同胞。几个月后,在假扮磨刀人潜入城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找到了遭受日军轮奸后自杀未遂的杨妙音的下落。身患性病及海洛因中毒症状的杨妙音被接回陈家,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她渐渐恢复了生存意志,和磨刀人策划共同逃出南京。

在按照叙事时序梳理出来的这个概要性的情节链之上,构成作品血肉的,是身处劫难之下几度死里逃生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告白。他以不懈的思考深化人性认识,确立直面残酷现实的主体意识,在精神伤痛的自我救治中升华苦难体验。因此,关于敌我双方的观察审视,对自身境遇的体味自省,关于人类与战争、生命与死亡、人性与道德等哲学命题的深思等等,占据了大量篇幅,使作品具有了“思想小说”的倾向。在蒙难者和记录者之外,主人公的思考者的一面,同时也是作者本人的分身与自我投射,堀田善卫借主人公之口反复自问:“为何一定要将如此的惨状记录下来呢?明确地说,那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身的复生。”这里的“我自身的复生”对于主人公而言,意味着他在目睹了人性扭曲的暴虐与邪恶后,直面民族苦难,重新获得生存勇气的精神“复生”,同时,对于作者而言,则意味着对自己身为加害国国民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担当与自我救赎。

本部作品写作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自然是战后不久日本与国际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惟其如此，作品呈现出的观察与思考，与冷战初期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就其对历史的感知与领悟方式而言，注定与大屠杀蒙难者的实际感受会有所不同，也不可能同被害方的认知取向完全吻合。这部作品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视角。作家超越自身的身份与视角的局限，以趋近极限的文学想象力让自己身处历史现场。设身处地直面人类劫难，感同身受正视战争加害。以反思战争为前提的这种视角转换的努力，其意义不止于一次写作的挑战，也是对历史与战争深化思考的思想实践。因而，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也是战争反思方面具有深度的作品之一。

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紫金山、长江、明孝陵神道的石人石兽、马群小学的旗杆等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景观与物象都曾反复出现，有效营造出历史浩劫之下特定时空的丰富的意蕴表达，寄意凝重而深远。陈英谛妻子的名字“莫愁”，也构成了金陵古都的换喻。而陈英谛在残垣断壁之间偶尔看到的一尊烟气蒸腾的黑鼎，更成为通篇文字中最核心的意象。黑鼎上方，犹如“人的血液和脂膏化作蒸汽，烟气氤氲地向空中升腾”，“仿佛象征着这

一瞬间的、世界上的南京”。这无疑属于典型的象征化的文学修辞。然而，陈英谛却曾明确表示，记下这部日记时他所留意的，就是决不使用文学的话语修辞去记述，因为庸俗化的文学修辞，有可能削弱叙事本事的真实质感。当陈英谛遇到了那尊黑鼎后，便决意用“鼎的话语”记述所见，因此，小说中的象征性话语实为主人公自我定义的“鼎的话语”。在他看来，“如果不以那尊鼎为支撑，接下来要讲述的后续的事情是根本无法开口，也无法下笔的”。进而，这尊鼎又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悟：

正如面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一样，我们是无法彻底了解此刻从南京的这尊鼎上升腾起的蒸汽的具体含义的。可是，只要有去了解的意识，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提问者，成为对话者的一方。

叙述者在无意间将单数的“我”转换成了复数的“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叙述更像是对于不分国界的后世之人应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的具有启悟意图的提示。鼎既意味着对历史性时间的永久性的铭刻与凝固，同时，也是后世之人以自我的良知与智识跨越时空对话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物。如今，坐落于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国家公祭鼎,是二〇一四年首次国家公祭仪式上揭幕的,其两耳三足的形制与小说里的鼎完全相同,恰如小说中的那尊注满罹难者的血泪而沸腾的黑鼎跨越了世纪,在劫后的废墟化成的祭坛上重现。国家公祭鼎上,也刻有“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铭文。

不论在堀田善卫的创作中,还是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文本价值。发表后也曾得到过日本国内部分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因日本文坛及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刻意沉默和集体失语,并未引发应有的热议和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曾指出,如果《时间》成为畅销书或被改编为电影,有可能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认识产生影响,让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一般读者的文学阅读及文学史叙述中,《时间》都遭受到长久的漠视与遗忘。二〇一五年岩波书店将这部长篇小说收入“岩波现代文库”中再版,时隔数十年后,《时间》终于重新进入日本读者的阅读视野。

本译本得到堀田善卫之女堀田百合子女士和岩波书店的授权翻译出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将家兄送到了下关的海军码头。

挤满甲板的船客里，有不少是家兄供职的司法部的官员和家眷。将要随政府转移到汉口的这些人，全都灰头土脸。他们平素一脸庄严地身着法衣，处心积虑地维持着司法官的威严，即使是宣判死刑时也能心平气定。可此刻，鼻翼上沾满黑垢却也全不在意。不是不在意了，而是他们的鼻翼上沾满黑垢，正心焦意乱、气喘吁吁，不管怎么去搭话，都顾不上回应。其惊恐万分、魂不守舍之状一览无余，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家兄和船上的官员们，对我们这些前来送行的人们，对我们这些将要留在正一刻刻陷入危局的南京城里，或还没有拿到船票

的人,时而投来一种饱含怜悯或蔑视的眼神。能够逃离南京难道就有什么了不起吗?拥有逃离的特权就可以蔑视不得不留下来的人吗?

无论怎样愤慨,也无济于事。而且,那些正要逃难的大部分船客,也显然不是有意识地露出那副眼神的。可是,家兄英昌那时的眼神,却决非无意识的。他带着妻儿家仆共十二人进了一等舱后,拿出一副傲慢口气对我说的话,让我耿耿于怀。

“我奉政府及司法部的命令去汉口,你留在南京,一定要守护好祖先的灵位,还要看护好家产。你虽然在海军部任职,毕竟只是一介文官,一旦海军部下达撤离南京的命令,你就马上提交辞呈,辞掉职位算了。你只管留在家里,看管好家产,不要让家产缩水。……”

再怎样愚弄人也要有个限度。日军已经形成了对南京的包围,马上将发起总攻,这种时候,谁能保证看管好家产?不仅要看管好,而且还不能缩水,不能缩水,也就等于说还要有所进益。南京即将落入日军之手,之后却还想让家产有增进,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身为法官的家兄陈英昌难道不清楚吗?如果对此心知肚明,却还对我那样讲,我真恨不得他干脆掉进长江淹死算了!两三天前就听说,有人上了船后,惊魂乍定却神经错乱,

径直走向另一侧的船舷，纵身跳进了长江。如今看来，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甚至已难以勾起人的恻隐之心。乘上船的人和没乘上船的人，如今俨然已经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能够冷眼望着他们。虽然，表面上也对某个熟人顺口说了句“一路顺风”，但真实的想法却是“滚你的蛋吧！”我对在这种非常状况下依然端着法官架子的家兄感到憎恶，对依然是一副豪门之家的家长模样的陈英昌，感到憎恶。

随着锣声响起，虽然这令我自己都备感羞耻，但还是在频频互道过“一路顺风”“后会有期”之类的轻飘辞令后，我走下船，在码头上信步游荡。

自从今年夏天，即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端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来到江边。如今，终于有时间能从容地徘徊在这里了。我不禁感慨，“白相”（散步）可真是一个绝妙而又美妙的词汇！

当回过头来看到耸立在城外的紫金山时，我的背脊上立即滚过了一股寒流。这座草木不生、险峻雄浑的砂岩山体，名副其实地映现出紫色和金色，显示出一副帝王的风范，又如同把人间的一切悲欢都拒斥在外的历史本身一样，耸立于江南的旷野之上。不经意间，我被它的凄切之美彻底打动了。我有了一份确信，那就是南京